鴛鴦亂飛

馮蘅 文

她賦我以全權呢

他們談了十幾分後分手。此夕，旅遊店裡四人同時到那家川菜館，當上冷盆前，沈蕙向兩女職員宣佈權權。任青接着說：

「其實我們站在資方立場是可以多請一位小姐的，但我們和兩位合作得好。我們三人多勞多得；我再問你們，工作上沒有問題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朱瑛與梅琳同說。

「我也常到店裡來，究竟是我和任小姐的店呢！」沈蕙接口。

「也是我們的店，」朱瑛說：「因爲你們照顧我們……」

「你們以後也可以提些意見。」任青說。

「你的姨母方面有問題嗎？」沈蕙問任青。

「絕對不會有問題，她賦我以全權呢！」

「今天是二十六號，新的開始是下月一號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膳罷，任青付了帳，忽然邦亮上來。後來五人同車，他與沈蕙先送了三位小姐，再對沈蕙說。

「我們遊一會車河吧！」

「好的。」沈蕙點頭。

「你一號上班。」

「不成問題。」

「你要比我先到，這才像樣。」

「明天我關照他們印名片。」

「印我的名片？」

「是的，印你的名片。」

「我有兩張名片了。」

「是的，能者多勞！」

「我們到了九龍塘回去。」

「還要到九龍塘？」

「雖到九龍塘，並不去開房；寄語女秘書：千萬莫恐慌。」（三〇六）

「不超過十點。」

「至遲十點。」

「第一天你帶我返工。」

「對對對！」郭亮連連點頭。

「一號，我們中環進早餐！」

沈蕙要郭亮遲了地點與時間，她說：

「平日我多搭地下鐵，難得坐的士。」

「任小姐對兩個女職員懷慨。」他道。

「是的。」沈蕙點頭：「這點令我欽佩。」

蜂言風語

倫繆

隨時有變

行政局通過隨時拆危險招牌。問題在是否隨時行動。

並冇着數

個人免稅額提高。加薪後則繳稅如昔。

從來如此

據說今年通脹會增至兩位數。對打工仔影响最大。

開心

三〇六：酒家美姬考報入圍

這個着大花和服，非常稚嫩的女侍，端着茶具進來，趙頤春一驚，認出她是報名應徵的最後選定的明星之一，她也嫣然笑答，承認此事。若野一見，忙說：「我也記得你，你是報名的當中最年紀小的，不是姓川上麼……。」——「是的，小姐，先生。我報名用的是學名，川上美子。」

「你，似乎我們以前見過的，眞正面熟，好了，還有幾天便最後有通知了。希望你幸運！」這姑娘深深鞠躬退去。

「很乖的孩子！美人，是個美人胎子！」小趙一邊品茶，一邊讚道：「沒料到這裡的女侍，都報名參加。」若野道：「隨便看履歷，他們告訴我，幾家航空公司的空姐也有參加的，可惜年齡最大限制是二十歲。空姐過二十的人不少呢，當初不該定二十歲的。我自己才二十一哩！」——「但你却是十八歲選出的哩！」若野說：「佐藤先生之意，爲了宣傳，要什麼都公開，出榜之前，他說在影院來一次明星選美——公開，將四十位，在台上當衆來一次泳裝、便裝的亮相。至少二十人或二十四人。」小趙道：「我看伊藤先生，有可能歡喜少女了，後期青春發動了，他今年四十四歲，還早一點意。」

「說罷大笑。

「不要這樣說，他是個忠厚老實的好人！」若野見女侍上菜，換了一個人，問起來，才知道個川上美子只亮相兩次，一次在最後送熱手巾。但想到以前來三和堂却沒遇到過。爲了昨夜生那次怪病，今晚只點中國菜，但仍要了油淋鴿子。兩口子反而比昨晚以前更親熱了，她低聲說：「你今後可得小心！我幾乎死了！」但少年二十一歲的美人，對性的過度滿足，是永記在心的，她已感到現在才是發育成熟的開始。最後果然是換了時裝的川上美子送香巾來——「上恤下裙，是血紅的迷你洋裙。」——「好看極了，川上啊！」

「謝謝，這是我第一試的衣服！」她深深地鞠躬。「——你可是天天在此上班？」她笑答：「禮拜一二休息。」

「由四十名減爲二十名了！」這是次日佐藤的消息，並刊登了廣告，免費在映畫春秋雜誌贈一千二百張入場券，舉行台上歌舞、泳裝表演，新型的選美會，聘有影視男女名家，但不聘自己的人。若野大家坐貴賓席。

「這是名單了，有上川美子在內！」若野道：「佐藤要看大衆的公意。」

鴛鴦世界

四：帶收音機去買餸

那少年一聽，勃然作色，說道：「不影响你做功課，可影响我做功課嘛！快熄收音機！」

女孩一聽，雖然不願意，却把原子粒收音機拿在手中，却沒有熄掣，而是走出木屋。

「喂，阿妹你又去玩呀？我告訴阿媽的呀！」

「哼，我去買餸，你去告狀吧！」小女孩說完，便施施然地離開木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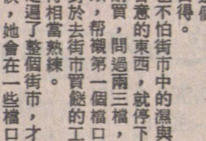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目送着她的背影，恨得牙痒痒的，却不好發作。

這個木屋區是在一個山坡上，落了山，有一個公共屋邨，屋邨內有一個街市，小女孩就在這個街市買餸。

她一點也不怕街市中的濕與髒，一檔一檔的穿插，看到合意的東西，就停下來，開口問價錢，却不急於購買，問過兩三檔，比對過價錢，說不定會走回頭，帮襯第一個檔口買菜菜。

小女孩對於去街市買餸的工作，顯然不是第一次，表現得相當熟練。

她幾乎走遍了整個街市，才買齊了所要買的東西。有時候，她會在一些檔口停下來，跟檔主打招呼，談說幾句。



歌壇姊妹花

方王一

街市買餸。

這時正是下午五時左右，街市內十分熱鬧，小女孩一邊聽收音機，一邊逛街市，另有一番情趣。

果然，不出兩個月，美美發現月訊不潮了，她告訴佐治，佐治也緊張起來。促她去求醫診驗。

檢驗有了結果了，佐治打電話來問：結果如何？

「你口疏不告訴你。」

「我知了，我快要做爸爸了。」他狂喜而呼。

同事們知道了佐治即將榮升老豆級，也替他高興，他們索飲索食！

下班了，佐治先來電話，然後過來接美美下班。

璐璐見了提醒道：「佐治，你要小心扶着老婆，千萬不要讓她跌倒呀！」

城市之光

匡成

美美雖然說不再去作避孕注射了，但仍然去看醫生，目的是請醫生檢查，長久避孕後，會否有副作用，既防生怪胎，亦怕不能成孕。

不過，美美又警告丈夫，不再避孕的事，不要告訴家姑，以免她恨媳婦瞞着她避孕，亦免她追問，幾時才眞正有。

佐治也表示，眞正有孕時，然後告訴母親，讓她有意外驚喜。

也許事有湊巧，佐治近日少了應酬，很少夜歸，每天下班，又夫婦會齊在一起，回復新婚時一樣。下班後，或者一起回家燒飯，或者一起回家，或者一起回晚上到的士高，跳舞散心。一屋之內，二人世界，回家後，

夫婦與子（四）

天涯是何處家

陳治泉

「我深深嘆一口氣。

「解決了住的，就得馬上找工作。」阿梅說。

「對。我剛才已經和阿勝商議過，他正在替我想辦法。」我說，「可是，我們要幹本行的工作，看來是不可能的。不過，我還是要試試看，也許會有點辦法，起碼比我們熟悉這個地方，我想聽聽他的看法。你還記得這個人嗎？」

「記得，他是當醫生的嘛！我還記得他愛人溫玉冰，是護士。當年，我們的結婚茶會，他們兩個也來。咱們在上海，他們也來過一次。」阿梅的記性還好。

「對，他也算是好朋友了。我們在馬來西亞的時候，是中學的同學。到中國以後，又一直在北京大學，並不多是二十年的朋友吶！」我不禁唏噓，「日子過得眞快，這事還如在昨日似的。」

「我呢？我也該找點事做呀！」阿梅說。

「如果有機會，當然可以試試。」

「你的事也想過了。」

二五：希望當個技工

「爲什麼這麼多狗呢？」我問。

「差不多每一個木屋區都一樣。」阿勝說，「治安不好，養一隻狗看門口，也許比一把鎖更安全點。」

阿勝先送我到家，放下東西，他說：「我不坐了，忙了一天，一定累了，你們早點休息吧！」

阿勝走後，阿梅讓兩個小孩上床，我們把兩個旅行袋的東西拿出來，又收拾了大半個小時。我們躺上床時，已經快十一點了。

「哎——總算有一個屋簷躲躲風雨，有幾塊床板躺躺啦！」

舒一口氣，眞險啊！

他們知道，幸虧亨利鎮定和主動向警察打招呼，消除了沙展的疑慮，沙展才不再仔細檢查他們的証件，事實上，登機証是不足以証明每個人眞正的身份的。

「這是例行檢查罷了，」的士司機忽然說，「最近這個星期以來，這裡經常發生搶刦和謀殺案，你們從波士頓來吧？也許不知道這些情況，眞是司空見慣的事了，所以警察也麻木了，例行公事地看看車子罷了，而你們又不像壞人呀。」

「是的，我們怎會是壞人？」亨利笑起來，「想不到最近治安這麼壞？我個多月沒有來這裡了，所以不知道。」

「晚上盡量少出外吧，」司機又道，「我們是來渡假的，」伊蓮娜故意說，「看來我們來的不是時候了，唉——」

「白天出外是沒有問題的，晚間就差了，奉勸你們，晚少出外爲佳，眞的。」司機頓了頓又說，「我可以任你們的導遊，我很熟悉導遊工作的，願意僱用我嗎？」

「你眞幽默，」伊蓮娜答道，「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你？你只是的士司機呀。」

「沒問題，我給你們電話，隨喚隨到。」司機答。

三〇六：司機願當導遊

美蘇 諜影

東尼亞

三一：逐鹿寶座

天涯俠客無刀

秋風圖 文 姚木翊

鐵木上人喜道：「齊施主這句話方有幾分英雄氣概！」說着豎起梅指。金砵法王亦調中原總算還有個人物！

齊雲高道：「廢話少說，你們準備如何比武？」

鐵木上人道：「只要公平合理，規矩可由施主訂！」

「那就依上屆之規則如何？」齊雲高方將舊規矩說了一遍，其實也簡單得很，乃自由報名參賽，經過一番角逐，決弱留强，直至最後五名高手，然後五名高手再比鬥，選出天下第一高手。「不過咱們得找幾個人作公証及主持，方免却爭執！」他邊說邊拿眼望着四圍。

不愁僧笑嘻嘻地問道：「未知貧僧是否有此資格？」

齊雲高喜道：「大師當然可以，也是最理想之人選！」

鐵木上人道：「一人恐怕不足以服衆，貧僧推荐一個，司馬晉施主，請你主持公道！」

齊雲高冷冷地道：「天下間叫司馬晉的人，也不知凡幾，誰知道你是那一位？又怎知道你是否有資格當公証？」

司馬晉尚未答話，拓跋齊天已哈哈笑道：「什麼司馬晉！齊東瓶，你不認得他？哈哈，他便是昔日赫赫有名的『不丈夫』。」

此言一出，司馬晉臉色登時一變，急道：「什麼公孫晉？閣下莫含血噴人！」

拓跋齊天怒道：「老夫含血噴人？我三次見過你，別以爲你覆如下——

（一）來信

所說「在拳術流派之分別，祇有南北派易分，在南派當中則有困難。」這大致符合事實。何以只說「大致符合」呢？這因爲，雖然目前在一些表演場合裡所見，蔡李佛與佛家固然不易分別了，而在洪家與上述流派亦有時難分。但是，如果是在老一輩師傅直接指導下學習的，派別的不同風格還是可見。

何以如此？原因可能是：年青人較喜歌動作迅速，好似洪家之出手講求「點點清」，已不合口胃了，故出手慢的亦變快，此其一。由於動作快的流派，表演時之出手，這招與那招，緊密連接，看來一氣呵成，故難分別，此其二。由於出手快的拳術得人喜愛，因此學者日漸增多，故每見表演，幾乎都是此類，此其三。有了上述三個原因，故流派的特點，在常人眼中不易分別。但如果練過拳術的人，則又會見到差異，因到底是手法不同之故。

（二）過去人們所稱廣東五大流派之「洪、劉、蔡、李、莫」，除了洪家仍見單獨出現外，此外四家早已互相混合，或久不見面。此現象不僅目前如此，就算在四五十年前亦如是。因爲那時如果有人要在拳術中，指出那些手法是某家的，亦幾乎全無可能；如有指出，亦可能出於猜測。

（三）至於流派的名稱，在北方除了因交通較前方便，而有新增之外，可說沒有變更。但南派，特別在香港，許多從前不聞的名稱，在戰後湧現出來。這點不獨你的朋友有此看法，許多老年人亦是如此。在過去，流派的名稱，不是某家某派就是某某館。現在却不然，某某館固然不見稱，代之而時興起來的是某門某流。而更有甚者，同一師傅所傳授同一拳派的名稱，竟然在幾年間有幾次變更。由此可知，有志從事學技的人，只須專志學習，對於派別的名稱如何，不必太過在意。需要知道，那些流派的名稱，既沒有專用，又沒有註册，隨便改改又何妨。（八八）

三一：拳術流派問題探討

謝育民先生：

關於中國武術的一些問題，現在分別答覆如下——

（一）來信所說「在拳術流派之分別，祇有南北派易分，在南派當中則有困難。」這大致符合事實。何以只說「大致符合」呢？這因爲，雖然目前在一些表演場合裡所見，蔡李佛與佛家固然不易分別了，而在洪家與上述流派亦有時難分。但是，如果是在老一輩師傅直接指導下學習的，派別的不同風格還是可見。

何以如此？原因可能是：年青人較喜歡動作迅速，好似洪家之出手講求「點點清」，已不合口胃了，故出手慢的亦變快，此其一。由於動作快的流派，表演時之出手，這招與那招，緊密連接，看來一氣呵成，故難分別，此其二。由於出手快的拳術得人喜愛，因此學者日漸增多，故每見表演，幾乎都是此類，此其三。有了上述三個原因，故流派的特點，在常人眼中不易分別。但如果練過拳術的人，則又會見到差異，因到底是手法不同之故。

（二）過去人們所稱廣東五大流派之「洪、劉、蔡、李、莫」，除了洪家仍見單獨出現外，此外四家早已互相混合，或久不見面。此現象不僅目前如此，就算在四五十年前亦如是。因爲那時如果有人要在拳術中，指出那些手法是某家的，亦幾乎全無可能；如有指出，亦可能出於猜測。

（三）至於流派的名稱，在北方除了因交通較前方便，而有新增之外，可說沒有變更。但南派，特別在香港，許多從前不聞的名稱，在戰後湧現出來。這點不獨你的朋友有此看法，許多老年人亦是如此。在過去，流派的名稱，不是某家某派就是某某館。現在却不然，某某館固然不見稱，代之而時興起來的是某門某流。而更有甚者，同一師傅所傳授同一拳派的名稱，竟然在幾年間有幾次變更。由此可知，有志從事學技的人，只須專志學習，對於派別的名稱如何，不必太過在意。需要知道，那些流派的名稱，既沒有專用，又沒有註册，隨便改改又何妨。（八八）

三〇五：講明冇癮

安娜日：「又話去同一日牌？叫一定好疲倦人滾，也滾都會不上床者耶？」

嚟囉文曰：「冇，滾就等於上床，豈不是好唔掂？」

安娜日：「算你喇，我來溫你呀！」

嚟囉文曰：「安娜，也你唔使返屋企乎？你老公掛住你唔。」

安娜日：「我老公？話知但喇，但已經不管我，我亦不管佢。」

嚟囉文曰：「你對我好，我一於冲定凉等你來，同你大戰三百回合！」

嚟囉文情場得意，十分開心，馬上去冲凉，等安娜來共遊巫山。

不久，安娜來到，嚟囉文攬住佢，長長一吻，吻到安娜幾乎氣絕。

嚟囉文曰：「咁夜，你去了邊處？」

安娜日：「同班姊妹打牌而已。」

嚟囉文曰：「你打了人喇對你好，你又不知！」

嚟囉文曰：「我知你對我好，我冇癮喇！」

嚟囉文曰：「是否又想住見下我呢？」

安娜日：「講明就有癮喇！」

嚟囉文曰：「